

陈庆照
李障天
注释

管子房注释解

齐鲁书社

管子房注釋

陈庆照
李障天 注釋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子房注释解/陈庆照, 李障天释.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1

ISBN 7—5333—0935—9

I. 管… II. ①陈… ②李… III. 管子—注释
IV. B22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447 号

管子房注释解

陈庆照 李障天 注释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邮编: 250001)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5333—0935—9

B·116 定价: 38.50 元

序 言

我与庆照同志是老友了，过去在工作岗位上，有过不少的接触，在推动管学与齐文化的研究方面，彼此也有很多相同的见解。前年就听说他与障天同志一起，正在对《管韩合刻》版本房玄龄的注文再做释解的工作。他们的考虑是：研究《管子》，很重要的是吃透原文，房玄龄注《管韩合刻》是一部较好的注本，对读懂《管子》原文很有帮助。但因时间相隔，房的注文中，也有一些文字艰深、用语费解之处，加以必要的释解，就可以使更多的读者接触这一典籍，由读懂房注，进而读懂《管子》原著，并加深理解，这对更好地发挥《管子》一书的社会效用是有益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做好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深表赞同。

书稿既成，翻阅数遍，认为本书较好地贯彻了上述意图，有自己的特色：其一是忠实原著。忠实原著、不旁逸斜出是房注的一个特点，《管子房注释解》在对房的注文释解中，也基本遵循了这个原则。其二是以帮助广大读者读懂注文为出发点，根据语言环境选择义项，简明扼要。其三是学风严谨，有些疑难，或发现注文有明显讹误与不妥之处，则征引别家之说，以资参证。有所引用，均一一注明出处。在表明自己见解时，也非常谨慎，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其四，有不少地方能联系现实，更有助于读者消化吸收，以

类相推，古为今用。

《管子》是一个宝库，虽古奥艰深，却包涵丰富，是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并加以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中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以法治国的法治观念，政教并举的治国方略，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以及平准调节的经济策略等，不仅导致了历史上齐国的强大，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可以为当前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丰富管学与齐文化研究的内容，如果有更多的读者以此入《管子》之门，进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动实践，必将产生深而广的社会效应。

各行各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有广博的知识。既要学习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也应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本书的作者，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工作之余，勤奋读书，不断进取，精神可嘉。庆照同志，作为地方的领导，是管学与齐文化研究的推动者和热心人，做了大量的工作；障天同志，因工作关系接触过这方面较多的活动与资料，参加过“国际”、“海峡两岸”两次管学与齐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均有论文发表。两人对《管子》的兴趣由来已久，今又经过两年的努力，已成《管子房注释解》一书，我对这一新的成果，感到庆幸，特别高兴，热烈祝贺，并遵嘱以序。

马连礼

2001年4月25日于泉城锦鸡岭

前 言

近年来，齐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成果。《管子》其书与管子其人，作为齐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受到了普遍重视。

管仲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恩威并举，以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才智，辅佐齐桓公四十年，“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之霸业。他的思想观点、治策方略，不仅有理论价值，且有实践意义。《管子》一书，记载了管仲及管子学派的思想与业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若要从不同角度对它作深入研讨，发掘其丰富的内涵并从中得益，最基本的是加深对《管子》书内容的领悟与理解。

《管子》书古奥艰深，素称难读，历代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的考订与注释工作，解除了书中不少的疑难与障碍，这对深入了解《管子》书的内容，是非常有益的。唐代房玄龄对《管子》的注释（《管韩合刻》）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注释本。此书经宋代刘绩、明代赵用贤又作考订，成为同类书中比较完善的一种版本。但由于时代相隔，其文字用语，古今多有差异，对于现在的一般读者来说，仍有不少文字障碍。因此，对房的注文再进行一番必要的释解，帮助广大读者读懂注文，从而加深理解《管子》原文，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关于这个注本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存有疑问。



一方面，此书自唐代起，直到清光绪年间，屡经翻刻，都标明唐司空房玄龄注，未曾更改；另一方面，注者是不是房玄龄，从宋代起，就有异议。如晁氏曰：“刘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称齐管仲撰。杜佑《指略》云：唐房玄龄著其书，载管子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曰尹知章也。”明代赵用贤也说：“管子注出房玄龄，或云出唐国子博士尹知章，其讹谬穿凿，《日抄》论之甚详矣！”至近代，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进而认定其注者不是房玄龄而是尹知章。是此是彼，不是本《释解》要弄清的范围，姑且不论。我们依据底本所刻，仍认为是房玄龄所注。

至于注文的优劣，论者褒贬不一。贬之者，或视为“浅陋”，或指证其“讹误”与“穿凿”。实际上，忠实于管书原文，不旁逸斜出，是房注的一个突出特点。当然，有些地方，委曲求解，以使贯通，难免有穿凿、讹误之处。整体说来，注者或疏通句意，或文词解说都比较严谨，也比较准确。直到如今，此注本仍然是管子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也是许多字书解说的重要依据，其学术价值无可怀疑。因此，我们在为注文作释解时，在忠于原注文的基础上，对于注文明显的“讹误”，加以指明，必要时引用了与注文不同又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观点，也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去粗取精，比较鉴别，择善而从。

凡 例

一、初唐的这个注本，注者是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有不同意见。本《释解》所用注本，明标“唐司空房玄龄注”，因仍其旧。行文之中，概以房注称之，不再另加说明。

二、所用底本，为明万历赵用贤校注《管韩合刻》（光绪年间再版重印）本，郭沫若先生认为是明代最完善的版本，线装九行直排。《管子》原文大字，有句读；房注在正文之内，小字双行，无标点。本《释解》改直排为横排，《管子》原文用大字，原书句读改为现代标点；房注仍穿插于原文之间，用小字单行横排，加标点。对房注的释解，置于段末或篇后。

三、书中除房玄龄注文之外，还有刘绩、赵用贤的考校、释文和按语，个别在原文之中，大部分列于书眉。本《释解》以注释形式全部收录，但只加标点，不再解释。

四、本书所作释解，只以房的注文为范围。注文之外，包括《管子》原文与刘、赵校注，均不涉及，以免杂乱。有的篇目，通篇没有房的注文，本《释解》照样保留，以保持《管子》书的系统完整。

五、在为房注做释解时，一般顺应房注原意。房注确当与否，各家多有异说，除有必要，不征引其他学者的不同见

解。房注明显讹误之处，则在注释中说明，对读者可起参考作用。

六、注文中，同样词语、同样用法反复出现，在前面已作过解释的，除有必要，后面一般不再重复解释。

七、引用前人或当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均注明出处。

目 录

牧民 第一	1	小匡 第二十	141
形势 第二	6	王言 第二十一 (阙)	
权修 第三	12	霸形 第二十二	161
立政 第四	18	霸言 第二十三	165
乘马 第五	25	问 第二十四	175
七法 第六	33	谋失 第二十五 (阙)	
版法 第七	41	戒 第二十六	182
幼官 第八	43	地图 第二十七	190
幼官图 第九	55	参患 第二十八	191
五辅 第十	62	制分 第二十九	194
宙合 第十一	67	君臣上 第三十	196
枢言 第十二	78	君臣下 第三十一	206
八观 第十三	83	小称 第三十二	217
法禁 第十四	91	四称 第三十三	223
重令 第十五	96	正言 第三十四 (阙)	
法法 第十六	101	侈靡 第三十五	227
兵法 第十七	114	心术上 第三十六	256
大匡 第十八	119	心术下 第三十七	262
中匡 第十九	138	白心 第三十八	267

水地 第三十九	275	牧民解 第六十三 (亡)	
四时 第四十	280	形势解 第六十四	375
五行 第四十一	287	立政九败解 第六十五	
势 第四十二	293		390
正 第四十三	296	版法解 第六十六	393
九变 第四十四	298	明法解 第六十七	399
任法 第四十五	299	臣乘马 第六十八	409
明法 第四十六	305	乘马数 第六十九	410
正世 第四十七	308	问乘马 第七十 (亡)	
治国 第四十八	311	事语 第七十一	412
内业 第四十九	314	海王 第七十二	414
封禅 第五十	322	国蓄 第七十三	416
小问 第五十一	324	山国轨 第七十四	422
七臣七主 第五十二		山权数 第七十五	426
.....	333	山至数 第七十六	431
禁藏 第五十三	341	地数 第七十七	438
入国 第五十四	350	揆度 第七十八	441
九守 第五十五	352	国准 第七十九	447
桓公问 第五十六	355	轻重甲 第八十	449
度地 第五十七	356	轻重乙 第八十一	458
地员 第五十八	362	轻重丙 第八十二 (亡)	
弟子职 第五十九	370	轻重丁 第八十三	465
言昭 第六十 (亡)		轻重戊 第八十四	475
修身 第六十一 (亡)		轻重己 第八十五	480
问霸 第六十二 (亡)		轻重庚 第八十六 (亡)	
		后记	484

牧民第一

国颂 四维 四顺 士经 六亲五法

经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四时^①，所以生成万物也。守在仓廩。食者，人之天也^②。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举，尽也。言地尽辟则人留而安居处也。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服，行也。上行礼度，则六亲各得其所^③，故能感恩而结固之。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④，刑罚所由生。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⑤。敬宗庙、恭祖旧。谓恭承先祖之旧法。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野芜旷，则民乃^管管，^若若当为奸^⑥。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璋当为章^⑦，章明也。两原谓妄之原，上无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简。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异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言能登封降禪^⑧，祗祀山川，则威令远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校，效也^⑨。君无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右国颂 颂，容也。谓陈为国之形容^⑩。

【注释】

①四时：春夏秋冬。 ②天：指所依赖者。 ③六亲：一般指父母、兄弟、妻、子，但历来说法不一，广而言之，指亲属关系。

④文巧：指文饰与虚巧的高档奢侈品。崇尚文巧，容易形成侈靡之风。 ⑤明：尊。 ⑥菅：《管子集校》作“荒”，荒唐怠惰，不务正业。 ⑦璋：俞樾作障，障蔽，似更确切。 ⑧封：祭天于山之高处，如东岳泰山、中岳嵩山，故曰登封。禘：祭地，故曰降禘。 ⑨效：效法。 ⑩形容：形体面貌。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自进，谓不由荐举也①。廉不蔽恶，隐蔽其恶，非贞廉也②。耻不从枉。谄随邪枉，无羞之人。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右四维③

【注释】

①荐举：推荐。自进：谓自荐。 ②贞廉：廉正，正直无私。

③四维：刘绩曰：“维，网罟之纲。比四者张之所以立国，故曰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



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君子平康能佚乐人^①，及其危，人必谓之忧劳。下三顺皆然。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②，在于顺其所欲，不在刑罚杀戮。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谓与之生全^③，取其死难也^④。

右四顺

【注释】

①平康：指太平康宁的年代。佚乐人：即使人佚乐。佚乐：安逸，康乐。 ②畏意：使之心中心中惧怕。服心：使心服。 ③与：通予，给予。 ④赵用贤按：予谓佚乐、富贵、存安、生育也，取为忧劳、贫贱、危险、灭绝也。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涸，竭也^①。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各长其所长^②，则顺而悦，故不争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

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谓所处可必使百代常行^③。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复，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右士经 士，事也。经，常也。谓陈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注释】

①竭：穷尽。 ②长其所长：使各人的长处、优势，都得以发挥。 ③百代：犹百世，泛指时间久远。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言有家之亲，斥以为乡之疏^①，必生怨，故不可为也。下三事同此。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一亲也。以乡为乡，二亲也。以国为国，三亲也。以天下为天下，四亲也。母曰不同生，远者不听；谓家也，言有家之亲，而谓之曰不与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疏远者，必不听^②。下同。母曰不同乡^③，远者不行；母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五亲也。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六亲也。天地日月取其耀临^④，言人君亲下当如天地日月之无私也。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言人从



上之所贵，若马之从轡。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从之若由门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将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⑤。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⑥。一法也。毋蔽汝恶，毋异汝度，汝，君也^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二法也。言堂堂事而令满，取其露见不隐也^⑧。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应敌、有众。其固守、应敌、有众^⑨，更在有道者也。唯^⑩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可以分与财者^⑩，贤人也。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四法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亲五法

【注释】

①斥：排斥。 ②听：服从。 ③赵用贤按：乡大于家，言以家者为乡，则乡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随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乡、同国而量，如天地日月，然后可以治天下。 ④耀临：光照于身。 ⑤索：寻求。 ⑥赵用贤注：匿之，指好恶也。 ⑦“汝，君也”：应为汝，指君。 ⑧露见不隐：公开透明，开诚布公。 ⑨有众：指拥有广大群众的支持。

⑩分财：可作理财来理解。黄震《日抄》云：“分如分地之利之分，

言有人次有财耳。”

形势第二

自天地以及万物，关诸人事，莫不有形势焉。夫势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势必直，状危者势必倾。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①。

经言二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极，至也。山不崩，渊不涸，兴雨之祥②。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时，即古之四时，故曰古今一也③。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至德处盛位④，天下可平。载，行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乡⑤，方也。既无方所，故无从而怨怒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贵而行令，令乃行；贱而忘卑⑥，卑可移。寿夭贫富，无徒归也。皆有理在焉⑦。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言受君之辞以出命则名必运⑧。运，行也。（上无事则民自试，试，用也。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抱，持也。蜀⑨，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⑩，虽复静然不言，庙堂之政，既以修理矣⑪。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纆之失也⑫。戒纆之失故化文王。